

烟雨杏花◆别致浪漫主义系列

到远方去



魏微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烟雨杏花◆别致浪漫主义系列



魏微···到远方去

11.11.1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到远方去/魏微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01

(烟雨杏花——别致浪漫主义系列)

ISBN 7-80673-035-4

I. 到... II. 魏...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第044176号

丛 书 名: 烟雨杏花·别致浪漫主义系列

书 名: 到远方去

著 者: 魏 微

责任编辑: 李艳明

美术编辑: 宋丕胜

封面设计: 点石设计工作室

责任校对: 齐 欣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 05007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spul.com>

E-mail: hsywcb@public.sj.he.cn

印 刷: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(石家庄市柏林路7号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32

字 数: 169,000

印 张: 6.875

版 次: 2001年9月第1版

2001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-10,000册

书 号: ISBN 7-80673-035-4/I·012

定 价: 12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目 录

1	储小宝
20	到远方去
38	薛家巷
86	姐姐和弟弟
129	校长、汗毛和蚂蚁
167	十月五日之风雨大作
181	在明孝陵乘凉
193	父亲·来访



储小宝

那时候，我们住在雪河闸，我，爷爷，还有奶奶。我们住在水边，一个机关大院里，过着幸福而枯燥的日常生活。

储小宝是我们的邻居，他是一名电工。那时候，雪河闸就像一个大家庭，每个人分工不同，有电工，钳工，行政人员，后勤人员，灯塔看守人，还有很多我叫不上名目的人员。总之，他们平安，快乐，静静地度着年华。

储小宝就是其中的一员。那一年，他也不过才二十岁吧。他住在我们的隔壁，是个活泼的小伙子。

他长得不算难看，看上去干净明

朗，是个可爱的青年。他似乎特别爱打扮，常常是不由自主地踱到门边，拿一把梳子轻轻地刷自己的头发。有时候，他也会侧过身体，一边和我说话，一边回头看镜子里的自己（镜子镶在门边的侧墙上），他撅着嘴巴，皱着眉头，就像在看一个陌生人。有时候呢，他大约很满意，就会对镜中的人笑一笑——他这回头一笑，颇有些百媚生的风情，他自己也意识到了，竟大笑了。

他和我们家的关系很好，两家是世交，他父亲和我爷爷早年是同事，也因为这个，他有些怵我爷爷。

对我奶奶呢，他就自然亲切多了。

我爷爷不在家的时候，他就会引我说话。他说，小蕙子，什么叫爬灰？话还没说完，他自己先笑起来。

我奶奶也笑，她骂他“狗不吃的”。

有一次，我在厨房里，正坐在灶台前擦火柴玩。他看见了，就倚在门边，一边笑嘻嘻地看着我，一边说，小蕙子，你看见灶里的灰了吗？你想一想，你把灰掏出来，你用勺子勾啊舀啊爬啊，那叫什么动作？

我不说话。我知道，他又在引我说话了——据我所知，这一类的话，他永远是说不够的。翻来覆去地说，也没多大意思；我想，他大概是很无聊的。

我奶奶嘱咐我说，不准答话呵。他这不是好话。

储小宝说，那你就做个动作给叔叔看，唔，是这样子——他拿双手在空中挠了两下，坏坏地笑着。

我问，这是什么？

他说，这叫爬灰呵！

我明白了，我说，这叫爬灰呵。——一下子释怀了。

储小宝说，你以为爬灰是什么？

我想了想，很为难地——储小宝说，没关系，你告诉叔叔，你原来以为，爬灰是什么？

我说，我原来以为，爬灰是爷爷和妈妈……

储小宝说，爷爷和妈妈怎么了？

我说，爷爷和妈妈在做不好的事情……

储小宝一下子大笑开来，跑开了——我奶奶颤颤巍巍地跟在后面，手里拿着一根棍子，说道，我让你教她说这些坏话！看我回来不告诉爷爷，罚死你。

储小宝常常显得很无聊，当他有劲没处用的时候，他就会练哑铃。夏天的时候，他喜欢光着膀子，有意露出他那结实的肌肉。只要他一用力，那肌肉就会鼓起来，在膀子上一动一动的，活像“小耗子”。有一次，他让我去捉他的“小耗子”，可是我怎么也捉不住，因为“小耗子”很灵活，一不留神，它就从我的手底下溜走了。

储小宝也喜欢跑步，在我看来，这与其说是他的爱好，倒不如说是他发泄过剩精力的一种正当方式。他尤其喜欢长跑，即使在冬天的早晨，他也会换上他的宝蓝色的运动衫裤，穿上他的白色的球鞋，神气活现地跑在早晨的第一缕阳光里。试想，那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呢？那时候，雪河闸的人们还沉浸在梦里，通往赵集的土路上，人迹稀少。只有阳光，广泛地、渐次地铺展开来，在结了冰的水面上，和储小宝一起向前飞驰。

等到我们已经起床了，寒寒缩缩地倚在自家门口，等待着吃早饭的时候，储小宝已经从赵集跑回来了。他热气腾腾的，汗水粘住了他的肌肤和衣衫。他的微微鬈曲的头发上结着白的霜。他愉快地、调皮地向人们打着招呼，有时候挤挤眼睛，有时候伸伸舌头，或者呢，从身后猛击人一把，头也不回地就跑



过了。

夏天的时候，他就在操场上跑一百米。吃完了晌饭，人们都午休去了，雪河闸静悄悄的，这时候，储小宝倍显无聊，他就会带上我，让我看他跑步。

很多年后，我还能记起这一幕，我站在阴凉里，我看见一个青年的身影，在太阳底下，飞速地移动着。他就像风一样，掠过了我，嘴里发出“呼呼”的声音，当快到终点的时候，他举起了膀子，撞开了想像中的一条线，就像胜利者一样，他抿着嘴巴，矜持地、不介意地点了点头。

那时候，我是多么喜欢储小宝啊，我喜欢看他跑步，他跑步的姿势美极了，就像正规的运动员。他身材匀称，双腿修长，虽然四肢上布满了浓密的汗毛，看上去怪吓人的；但是他跑步的姿势着实好看，他摆动着双臂，他的头发随风飞扬，在阳光底下，他的整个神情是含混而模糊的，他的眼睛会看见些什么呢？也许只是阳光，一些树木，一个小孩子，也许他什么也没看见，他的眼前只是金的荒漠。

我也喜欢听他跑步时，发出的“啊啊”的呼喊声，那声音穿过空气和阳光，在寂静的雪河闸发出空的回响。所以，每到夏天的中午，如果你从睡梦中醒来，或者在朦胧中听到一个人的怪叫，你就知道，他准是储小宝，他又在跑步了。

很多年后，那声音穿过时空，也不断地回响在我的脑海中，它是那样的清晰，震荡，轻轻地触开了我的记忆，让我变得伤怀，感恩。

从前的时光是多么的好啊，可是，从前的时光已经不在，从前的青年也已经老了，他再也不跑步了。

事实上，储小宝从那年夏天起就不跑步了，他找到了一种

新的消耗体力的方式，这种新的方式，我猜想，一定比他跑步，比他练哑铃，比他逗我说“爬灰”的玩笑有趣多了。他恋爱了。



他的对象姓吴，我们都叫她小吴，她也是雪河闸的职工，以前，我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个姑娘，是储小宝把她带进了我的视野里。她梳着短发，话不多，可是精神，飒爽；现在，对于她容颜的回忆已经很困难了，可是我还能记得当年的她，常穿着格子布的衬衫，下身穿着黑色的长裤，她的凉鞋也很漂亮，是黑色的，平跟，带把子的那种。夏天了，她还穿上丝袜，青灰色的，质地与现在的不同，不是很透明。

总之，她也许不算漂亮，可是大方，洋气。

他们的恋爱一开始是秘密的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。储小宝常常带我去她的住处玩（鬼知道他为什么会带上我）。在路上，他就嘱咐我，不准多说话呵，不准乱摸桌上的东西，她要是给你糖果吃，你就吃，她要是不给，不准朝糖果看；他甚至吩咐我，只能坐在靠近门边的凳子上，坐姿要端正，诸如此类。

小吴姑娘住在单身宿舍，一个人一间房子，房间阔朗，清洁，空气里有淡雅的香气。她的窗户是开着的，窗户后面，眼见得一块杂草丛生的荒地，荒地的尽头就是院墙了。她住的地方很背静。不常看见人。

我猜想，那时候他们还没有正式恋爱，或者说，还没有确定恋爱关系，正处于摸索、试探的阶段。试想，一个单位的人，互相再熟络不过了，平日里也许还开过玩笑，现在呢，却一下子害羞了，腼腆了，也中规中矩得多了。

储小宝把我介绍给小吴姑娘，他说，这是李主任的孙女，见过吗？说完，他又弯下身来对我说，快叫吴阿姨，说吴阿姨

好。

我说，吴阿姨好！

吴姑娘笑了笑，在我头上顺势摸了一把，说，小孩子嘴真甜。

吴姑娘把我让到床沿上坐，她自己也在床边坐下了。储小宝呢，自始至终他一直是站着的，他倚靠在床头的一张长方形的桌子上，桌子上铺着蓝色的台布，上面摆放着一碟子刚洗过的葡萄，一本书，还有一些零碎的杂物，一把梳子，一瓶雪花膏……总之，看得出来，一切都经过了精心的布置，显得那样的齐整，悦目。

储小宝把手撑在桌子上，不时地回头看桌子的后面，窗外的景色。有时候，他也会拿脚去踢桌边的一把椅子，微笑了起来。吴姑娘便笑，她说，你坐呀，你来是为了罚站吗？储小宝便拿眼睛看我，朝我伸了伸舌头。

他是这样回答吴姑娘的，他说，我不坐，我喜欢站着。

说这句话时，撑不住我也笑起来了。吴姑娘便大笑。储小宝也大笑。

吴姑娘让我吃葡萄，自己也拿起一粒，低着头用指尖轻轻地剥葡萄皮，储小宝也拿起一粒，吴姑娘看见了，便说，我没让你吃呀。

储小宝笑道，是啊。便不再说话了，继续吃他的葡萄。

吴姑娘对我说，你看看这个人，脸皮那么厚，我让他坐下，他不坐下；我不让他吃葡萄，他却偏偏吃葡萄，亏你还叫他叔叔呢！

储小宝学着吴姑娘的口气，也对我说，你看看这个人，对你叔叔一点也不好，也不让我吃葡萄，以后不准叫她阿姨了。

我一直在笑着。天知道我有多么开心。那一年我5岁，目



睹了一场爱情，那是第一次，我知道男女之间……竟这么有趣，简单。我完全能够懂得，我做了他们俩的道具，在一切似是而非的瞬间，传递着某种信息。

很多年后，我对于美妙爱情的理解，一直是从他们身上得来的。我以为，最美好的爱情，从来都是在未开始之前，那微妙的一瞬间，小心翼翼的。永远也说不完的精致的废话。某一刻的心动，心像被蜜蜂轻轻咬了一下，疼的，可是觉得欢喜。

那时候，爱情还没有创痛。人是完美意义上的人，饱满，上升，纯白。

总之，储小宝和吴姑娘的爱情就这样开始了。后来的事情我就知道了，后来，储小宝不带我去吴姑娘那儿了，他自己一个人去。

渐渐地，院子里的人也知道了，大家善意地开着玩笑，大家说，储小宝，怎么最近不见你练哑铃了？

又有人说，储小宝，你废了，你也不跑步了。

储小宝总是笑着，他叼着烟，向空气中静静地吐着烟圈。有时候，他也会凑近人的耳朵，悄声地说，不行了，最近体力不支了。

所有的人都听见了，大家“哄”地笑开了。就有人说，怎么体力不支了？说来看。

储小宝轻轻地叹了口气，拿牙齿咬住嘴唇，一双溜溜的眼睛从一个人的身上看到另一个人的身上。

有时候，吴姑娘也会过来看储小宝，她坐在屋子里的一张椅子上，埋头在织毛线衣。所有的门窗都洞开着，有阳光轻轻地跳进屋子里来了，秋天的阳光，柔软，明亮，像水一样微微地荡漾着。也有风，轻轻地吹开了桌子上的报纸，在空气中发

出“簌簌”的声音。

很多年后，我还能记得那个秋天的下午，我坐在吴姑娘的脚边，手里拿着毛线团子。我看着屋子里的一切，空明的屋子里，两个青年男女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，有时候呢，并不为什么，他们也会“吃吃”地笑出声来。

在某个瞬间里，非常清晰地，我听见了时间的声音，一点一滴的，我知道，那是钟表，在我看不见的地方，慢慢地走动了。日月是那样的悠长，缓慢，真切，美好。我总想着，这样的日月是漫无边际的，看不到头的；可是，这样的日月会持续一生吗？

有好几次，储小宝催我回家去，他说，小蕙子，爷爷奶奶的午睡已经醒了吧？快回家看看去。或者说，小蕙子，你们家的猫今晌没喂吧？要回家喂喂猫了。

我有些难为情了。——我想，我是明白他的意思了。我掸了掸手掌，扶起膝盖刚站起身来，被吴姑娘一把拉住。她斜睨着眼睛看储小宝，笑道，你想干什么，我喜欢她呆在这儿。要不，你过去喂猫吧。你不是最喜欢猫吗？

储小宝便笑了。

这时候，我也轻松多了。我说，奶奶早就醒了，她在门口做针线活呢！

储小宝便探出头去，向隔壁张望了一下。我奶奶果然坐在自家的门口，她的怀里端着针线匾子。我奶奶对储小宝笑道，鬼头鬼脑的干什么？打量我不知道你那点心思呢！

我们都笑了。

吴姑娘搁下毛线活，走出屋去和我奶奶搭话。吴姑娘说，奶奶你不晓得，小蕙子可懂事了。她一个晌午都在帮我理毛线，她能干着呢。



我奶奶拉过身旁的板凳，让吴姑娘坐。吴姑娘且不坐下，看着我奶奶笑。

我奶奶说，我刚才才是开玩笑呢！小宝这孩子，我是看着他长大的，调皮着呢，以后你得当心点，免得他欺负你。

吴姑娘说，奶奶说的是，我当心着呢。我一直在当心他。——又看着储小宝笑。

我奶奶又把储小宝唤来，眼睛像探照灯一样地在他脸上一探，这才笑道，小宝呵，也该带小吴回家见见父母了，把日子早点定了，把事给办了。这么好的姑娘，你挑着灯笼也难找啊！别委屈了人家。……

储小宝咧着嘴巴，向空气中抽了一下鼻子，算是默认了。

这时候，我爷爷也起床了，他站在门口，只轻轻地咳嗽了一声，储小宝便耗子似地，一闪身躲回自己的屋里去了。吴姑娘呢，一直微笑着，讪讪地站在我奶奶的身边，一双眼睛待看不看的，拿脚轻轻地踢着石子。

我爷爷背着手，走上了门前的一条甬道，在这个时候，他表现了一个老年的正派男子、一个领导所有的风姿和气度，他含蓄而漠然地走过了储小宝的门前，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，他轻轻地走远了。

很多年后，当我回忆起这一幕的时候，也是历历在目。那里头的人情世故，拐弯抹脚处，一点点微小的细节，说话的机锋，人和人之间的微妙之处——储小宝的孩子气，吴姑娘的精明，我奶奶的“厉害”和通达，至今回想的时候，仍觉得趣味盎然。

储小宝是在第二年春天举行了婚礼，不久后他们就离开了雪河闸，调回城里去了。在这期间，发生了一件小小的事故，

我爷爷在一次职工会议上，不点名地批评了储小宝。

那是七十年代末期的中国，关于男女作风问题，似乎显得很严重。在雪河闸，也流传着储小宝和吴姑娘之间的种种丑闻，两个无耻而单纯的青年坦然地服从了他们身体的需要，并且觉得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。

有时候，甚至是在大白天，他们也会躲进屋子里，门窗都关紧了；他们欢腾的、愉悦的叫声，伴随着木板床的“吱吱呀呀”的声音，一起透过门缝，晾晒在阳光下底下。

路人侧目而过，他们蜡黄着脸，从牙齿缝里发出“丝丝”的声音，那声音既像笑声，又像呢喃声；他们窃窃地议论着，从嘴里哈出来的白的气息，是温热的，也是冰凉的。

有一次，在中午的饭桌上，我爷爷放下筷子，说，简直不像话，不成体统嘛。

我奶奶看着我，拿食指的骨节抵住牙齿，暧昧地笑着。长期以来，她恪守妇道，也养成了不参预我爷爷意见的好习惯——也许她压根儿就没什么意见，她对一切事情的理解都是含糊的，模棱两可的。

她偏袒储小宝，有一次，她对钱婶说，我看是那姑娘不好，不自爱。她要是不从，男的再强迫，这事也成不了。

钱婶叽叽咕咕地笑了起来；她说道，谁都是从年轻时过来的……

我奶奶接住话茬说，是啊，我第一眼就没看上那姑娘，有狐媚气，不是过日子的人。怕小宝将来会吃亏哩。

有时候，她也会换一副面孔，吃吃地笑着；她的搓麻绳的手在半空中停住了，说道，想想也怪她不得，她就是那样的脾性，小宝又是个缠人的东西，孤男寡女在一起，难免……自古以来，男女之间好也罢，歹也罢，都出不了那几个样子。

她又笑了起来，一双硕大的手把麻绳搓得“簌簌”直响。



底下的事情我就不记得了。

我爷爷怎样整治“风化”问题，储小宝怎样举行婚礼，直至后来他们离开了雪河闸……都是我从别人的闲谈里，零碎听来的。

我猜想，储小宝是恨我爷爷的，他是个腼腆的青年，那样兴师动众的批评，于他还是第一次，也许，什么都是第一次，荷尔蒙，女人，爱情，婚姻……那一年他二十二岁，是个孩子气的年轻人。他的小小的眼睛在太阳底下眯缝着。他笑了，嘴巴咧得很大，他的整齐的门牙在太阳底下闪着白的光。他极少有安静下来的时候，即使在一个人的晌午，他坐在藤椅上，百无聊赖地架着腿，摸摸自己的鼻子和耳朵，弯腰看玻璃窗外的蓝天，逗我说些俏皮话，身子把藤椅晃得直哆嗦。

到
这
方
去

开完“批斗会”的那天下午，他站在电线杆底下，抽着烟，样子沉郁而固执。他对我叔叔说，我没做错什么……他拿牙齿咬住嘴唇，一双眼睛冷冷地看到我叔叔的眼睛里去。

那是第一次，我看见储小宝有这样严正的时刻。很多年后，当我回忆起这一幕的时候，我就想着，一个青年，他就是从这一天开始，慢慢长大了吧？也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，这样小小的挫折根本算不了什么，人生更大的不如意还在后面，人生里的磨难，温吞，出其不意……就像一场讽刺剧，在他面前渐渐地拉开了序幕，到那时候，他会变得怎样呢？他会变得很服从吗？或者，小心翼翼的样子？——总之，他肯定老了，他是一个中年人，一个男孩的父亲，战战兢兢地、麻木地生活着。他的脸色也黄了。

——这就是我看到的很多年后的储小宝。

时光已经走到了1986年，那时候，我也早离开了雪河闸，回到了我父母的身边，我在我的家乡小城读书，生活，慢慢地成长——那一年，我已经是一个少女了。暗黄的脸色，细竹竿一样的身材，性情古怪、沉闷，很容易地就发怒了。

我和我父母吵架，折磨我弟弟……我的青春期，我的整个缓慢而阴郁的成长史，就是在和我的亲人们互相折磨中度过过的。

那年夏天的一个午后，我父母打我，他们把我逼进墙角，让我下跪。在棍子的威迫之下，我跪下了。我面壁，披头散发，并轻声地哭出声来；我的膝盖碰着了雕了花的水泥地坪，那凹凸不平的、坚硬的花纹磕进我的骨头里了。屈辱，仇恨，成长的力量又一次侵入我的体内，它们挤兑着我，它们在体内升浮，下沉……渐渐地往深里沉了下去。有一种时候，我觉得自己快要睡着了。

就在这时候，储小宝出现了，就像从我的世界里突然消失一样，在那年夏天的午后，又一次突然地——他回到了我的视野里。

近十年过去了，他老了。他穿着黑蓝条纹的T恤，深蓝色的长裤，胳膊底下夹着公文包。他的头发并不蓬乱，只是比以前鬈曲得更厉害了。他也不算胖，还是从前的适中身材，五官也还是从前的，只是对我来说，已经完全陌生了。

我猜想，如果是在另一种场合里，我们会擦肩而过的。我们已经认不出对方了。

对于我的样子，他也略略感到意外，他没想到会碰到这样的情景。也许他曾经设想过，在来时的路上，或者某天下午，经过某条小街的拐角，看到一家人的门口，站着一个小孩子，她把手指伸进自己的嘴里，静静地吮吸着。——那时候，他会



想起什么呢？

他会想起一个很多年前的小孩子吗，在那个遥远的、已经逝去的中午，曾经伴随着他一起跑步？她站在阴凉里，穿着印有橘子、香蕉和阿拉伯数字的花衬衫，她和他一起呼吸，在同一方蓝天底下走过。她把手伸进他的手掌里，他们去看一个姑娘，那个姑娘的房间里有清新的气息，他们说着关于葡萄的笑话，每个人都乐开了怀。——她曾经是他过去生活的见证。他还能记得吗？

很多年后，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，可是极少来往。差不多，他们从各自的生活里彻底地消失了，他们也很少想起对方，也就是说，对于从前的生活，他们已经不记得了。

这一天，因为一件要紧的事情，他来到了她的家里，他来看她的父母，说了两句话，差不多一两分钟的时间，他就走了。

起先，他站在屋子的中央，他的胳膊底下夹着公文包；那一年，他也不过才三十岁吧，可是明显地见老了，他的额头上有两道很深的抬头纹。也许，这根本算不得什么，一个男人的抬头纹……他站在屋子的中央，他的神情温和而沉静。他三十岁了。

他穿着黑蓝条子的衬衫，我刚才说过，他还穿着皮凉鞋，黑袜子。总之，你可以想像的，这是一个衣饰还算整洁的男人，他平庸，健全，语调沉着，没有任何特色，走入人群中，他很快就被淹没了。

一开始，他和我父母在说着什么，后来呢，大约是看见了跪在墙角的我，他轻轻地停顿了一下。似乎是隔了很长时间——也许仅仅是一瞬间，他向我父母问，这是小蕙子吧？

不知为什么，我听见了他的声音，一下子哭出声来。那是